



民兵自演

民兵演唱材料 **2** 沈阳軍分区政治部編

1963·12.

MIN BING ZI YAN

目

录

入伍檢查（二人轉）	于 路（1）
“空城計”（二人轉）	孙士学（7）
狐狸出洞（山东快书）	王占喜（11）
靶場教子（鼓詞）	刘英男（17）
哥俩应征（相声）	紀 元（19）
民兵自演（数来宝）	于 恒（25）
夫妻崗（数来宝）	里 果（29）
应征前后（說唱）	武秉忠（33）
打靶前（快板劇）	解 明（37）
女民兵綉花（女声表演唱）	成敦 曲（45）
我們是英勇的民兵（歌曲）	肖兵 曲（封底）
編后	編者（封底里）
封面設計	黃錫齡

入 伍 检 查

(二人轉)

于 路

女：祖国处处百花紅，
男：紅旗飄飄舞東風，
女：風調雨順景色新，
男：新入新事數不清。
女：一不唱 农业 丰收 傳捷報，
男：二不表 工业 建設 干劲增；
女：唱一段 青年 立志 把国保，
男：到医院 檢查 身体 去应征。
女：这一日 医院 里人 来 人往，
男：具都是 青年 小伙 面带笑容。
女：这个說論 身体 頂數 我的好，
有 条件 开 飞机 保 卫 領空。
男：那个說 我长的 比你 还 还棒，
陆海空 当三 軍 样样 全行。
女：这个說 入伍 后我 一定 加

强 鍛炼，

男：那个說 保国防 抓匪特 爭取立功。

女：众青年 正在 那紛紛 議論，

护士 我 走出 房 高喊 張平：

女白：張平 同志！

男白：有！

女白：請来 檢查！

男白：是！

男：張平 我聞听 把名叫，
跟隨 护士 走进 房中。

女：渾身 上下 檢查 周到，
处处 良好 占了 头名。

男：最后 我又 来量 体重，
只有 那份 量长的 輕。

女：按 要求 你整 差四 斤四 两，

不 合乎 标准 不能 应征。

男：張平 我聞听 急的 乱轉，
連把 那大夫 叫了 几声：

体重 差点 几請 你批准！

我 向你 道謝 来鞠躬。

女：大夫 我這 裏面 面带 笑，

急忙开口叫張平：

咱医院 只負責檢查身
体，

沒有权批准你入伍当
兵。

希望你回去安心生产。
当民兵保祖国同样光
荣。

男：張平我見不行忙拿主
意，

女：有一条好妙計想在心
中。

男：我这里忙答应走出医
院，

女：大步流星直奔正东。

男：見一个老头树下把瓜来
卖，

女：張平他一見喜在心中，

男：走向前忙把大谷来叫，
你給我挑个西瓜秤上一
秤。

女：老头我聞听連說好好
好，

我这瓜个儿保个儿的全
都不生。

拣了个中大流的我拍了
两下，

側楞着耳朵仔細来听。

男：張平我心着急忙把大谷
叫，

挑大的来一个不用細

听；

我买瓜和別人可不
一样，

只得意吃大的不管生不
生。

只若份量够了五斤多
重，

你就是白瓢子我也欢
迎！

女：自古以来买瓜都把甜的
要，

为什么他买瓜与众不
同？

这小伙儿大概是口渴难
忍？

再不然心着急为赶路
程？

我挑个最大的把秤来
过，

約了約正五斤不重不
輕。

女白：在这吃还是拿走啊？

男白：在这吃。

老头我忙擦刀把瓜切
好，

男：張平我拿起瓜吃个不
停。

女：心着急顾不的把籽来
吐，

男：連瓜皮我还舍不得扔！

女白：別唱啦！

男白：咋的啦？

女白：你好比馬寡妇开店把
罗圈挂鸡窩上……

男白：怎么讲？

女白：小店里头的小店。

男白：这么說，我把你也有一比。

女白：比成啥呀？

男白：你是耗子钻进猫窩里
……

女白：怎么讲？

男白：不了解情况。

女白：去你的吧！人家是耗子钻进猫窩里——自己找死。

男白？为什么自己找死呢？

女白：不知道是猫窩唄。

男白：得！不知道，还不是不了解情况嗎。

女白：就算你說对啦。

男白：对啦就唱吧！

女白：不唱！

男白：大伙都等着听呢，为
啥不唱啦？

女白：大伙不爱听你瞎白
呼！干么連西瓜皮都舍
不得扔呀？

男白：我剛才檢查身体差几
斤？

女白：差四斤四两。

男白：我买的这个西瓜几

斤？

女白：五斤唄。

男白：这不結啦，我把瓜皮都吃了，才超过标准六两，若是去一斤半多瓜皮，不够标准你能負責嗎？

女白：哟！原来你跑出来吃瓜是为了压秤呵！

男白：对喽！这你就明白情况啦。快唱吧等会儿医院下班該进不去啦。

女：六片那个七片吃的好快，

男：九片那个十片鼓起前胸。

女：有心那再把瓜皮来啃，

男：只恨我肚子太小沒地方盛。

女：打飽咯吐瓜水撑的难受，

男：咕嚕嚕肚皮发漲直門儿的疼。

女：这一回份量一定加重，

男：按要求够标准就能应征。

女：交完錢轉身回到医院，

男：假装着嘔起嘴把气来生：

大夫呀，

你不該工作馬虎不負責

任，	紧，
这台秤不好使把重搞	入伍后我保証超額完
輕！	成！
女：这台秤上班前已做試	女：大夫我忙解釋无权批
驗，	准，
份量准沒毛病准不失	男：張平我苦苦恳求不放
灵；	松。
你若是不相信重新再	女：这二人不住嘴忙着爭
过，	論，
看一看和剛才有啥不	走进来一位老同志面带
同？	笑容：
男：我聞听心欢喜重新过	白：哎，小同志，怎么啦？
秤，	男：張平我見問忙开口，
女：大夫我看一遍有些吃	女：前后的情况細說分明：
惊：	男：我們家三代受苦（女）
呀！这台秤果不然約的	把飯来要，
不准，	男：旧社会受压迫（女）死
这一次为什么份量上	里逃生，
升？	男：解放后翻了身（女）生
比原先又增加三斤四	活幸福，
两，	男：全家人忘不了（女）党
莫不是我剛才沒有看	的恩情！
清？	男：我立志来应征（女）保
男：大夫呵，	卫祖国，
这台秤不好使請你更	男：反美帝打蔣匪（女）保
正！	卫和平！
我体重够份量可以应	男：論身体我样样（女）全
征。	合标准，
女：你虽然增加了三斤四	男：只怨我长的瘦（女）份
两，	量太輕！
按标准差一斤还是不	男：我請求大夫她把我批
行。	
男：差一斤是小事不太要	

准，
沒想她鉄面无私賽过包公！

女：我听他讲一遍連把头点，

男：青年人意志堅滿腔热情。

女：我这次到医院前来巡視，

男：遇见的新人新事数不清。

女：青年們个个賽过生龙活虎，

男：树雄心立大志保卫和平。

女：这小伙有觉悟身体也不错，
我一定帮助他入伍当兵。

想到此我忙把檢查表来看，
果不然样样都好只有份量輕；

但不知他的劲头是大小，

我何不与他掰腕儿比比輸赢：

小同志呀，
我有心帮助你应征入伍，

有一个条件要你答应。

男：只若你能帮我应征入伍，

上刀山跳火海全部应承！

女：咱二人掰腕子比比力气，
看一看那个輸来那一个赢；

你若是輸了就回家去，

男白：我若是赢了昵？

你若是赢了就能应征。

男：張平我聞听連說好好好，

擻胳膊挽袖子想占上风。

女：老同志，不慌不忙把脚站稳，

挽袖子扣紧手握住張平。

男：这二人搭上手各自用力，

女：老同志，不使劲暗自叮嚀：

我和他掰腕子比比力气，

可千万不能叫他敗了下風。

我若是真把他当场掰倒。

豈不是挫伤了他的热情。

叫他赢我不能上陣就敗，

也让他着着急发一发矇。

想到此把腕子用了用劲，

男：哎呀！这老同志劲头足

练过硬功!

我一定使足劲把他顶住，
说什么也不能甘败下风!

看老同志好象是有些来历，
他說的那条件不会落空。

女：老同志假装要被他掰倒，

男：張平我轉忧为喜用力反攻。

女：老同志用力往上翻轉，

男：張平我暗中吃劲脚把地蹬。

女：老同志順势就要往下来压，

男：累的我小張平滿臉通紅。

实指望掰倒他不用費力，

沒想他轉敗为胜占了上风。

我若是被掰倒就得回家去，

豈不是竹藍子打水一場空!

劲不足心着急滿臉淌汗，

皺眉头拿主意又把計生：

我何不厚着臉皮耍賴皮，

用两手把他掰倒就說是贏，

想到此急忙伸出左手，
两只手扳着他不放松。

女：眼看着就要把他掰倒，

男：从外边走进来一个士兵。

女：見老同志急忙敬礼就把將軍叫，

男：張平我聞听急忙把手来松：

(白)將軍?原来你是首长!

張平我先惊后喜心情激动，

眼窩的泪花亮晶晶，
急忙拉住了將軍的手，
一头扑到了將軍怀中。

叫一声將軍同志快把我批准，

不批准我坚决不回家中!

女：將軍他一見哈哈笑，

男：豎起来大姆指夸奖張平：

女：小伙子不光是意志坚定，

男：掰腕子双手齐上也占上风；

女：身体輕多鍛炼可以增长嘛，

男：我答应批准你入伍当兵。

女：張平他聞听將軍批准，
男：只乐得好象駕云騰了空。

女：轉回身忙把大夫叫，
男：未曾說話先“鞠个躬”

女：剛才都怪我胡鬧，
男：打腫臉硬把胖子來充！
女：你的秤本來好使沒有毛病，

男：只因我吃了西瓜分量上升。

女：從今後我再不弄虛作假，

男：入伍後當一個五好標兵。

女：這本是入伍檢查一小段，

男：青年人立大志保衛和平。

女：祝同志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合：搞建設多出力爭取立功！

空城計

(二人轉) 孫士學

(胡胡腔)
東北人民解放戰爭，
四七年解放了彰武縣城。
打得敵人如同喪家之犬，
逃向法庫一溜風。

(大救駕調)
我大軍一到勢不可擋，
得了一城又一城。
咱不言正規部隊節節勝利，
表表參加戰勤的眾民兵。

(喇叭牌子)

驚人事績說不盡，
有一個以少勝多的事一宗：
這一天陰雲密布下大雪，
白茫茫大雪把地蒙；
風吹電綫嗚嗚叫，
好象失群大雁陣陣哀鳴，
這寒風好象刀子一樣，
只刮得人們皮膚疼。
公路上出現了几付担架，
為首一人很年青，
這個人家住在新遼東縣內，

邵文本是他的名。
土改翻身他参加了民兵队，
随军南下把战勤任务来担
承，

这是他护送的担架队，
要把突击队重伤员送到医院
中。

时间急来任务紧，
路上不能耽误一分钟，
这些伤员要抢救，
误了时间他们就活不成。
邵文想着责任重大，
接受这个任务真是光荣，
临走时队长跟他把话讲，
再三交待仔细叮嚀：

（四平调）

有个村名叫高荒地，
咱们医院设在那个村中。
离法库只有三十里路，
这段路程可不同，
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还有些零星散匪没肃清。
路上你要提高警惕，
十几名伤员安全你来担承。
万一遇到敌人散兵后，
你要沉着机智别发蒙。
要能打来你就坚决打，
要能抓来你就别放松，
要躲就躲不算你胆怯，
要记住不见兔子不撒鹰。
邵文想到这里心中有了底，

坚决保证把这任务来完成。
他领着担架队每小时要走十
五里，

为的是分秒必争。
一路上遇见过几帮散匪，
借着黑夜没有发生事情。

（文咳咳调）

这时东方微露鱼肚白色，
隐约约听得金鸡在鸣。
他们路程走了一大半，
再走十几里就到医院中。
为了避免遭到意外，
邵文心里暗暗调停，
临时召开了一个小会，
对着大家把话明：
天亮前必须赶到医院，
这样走法可不行，
一会儿我在前头把路踩呀
其余的同志掩护担架后边
行。

说罢他翻身上枣红马，
一支马枪提在右手中。
双腿一夹飞快地往前跑，
眼看着天色就要明，
邵文心里突突直跳，
怕误了时间任务完不成。

（武咳咳）

这时候事情凑巧随人愿，
刹时间风雪止白茫茫的大雾
迷蒙，
影绰绰看见了高荒地，

突然公路上出現了三個人影
對面行。

邵文急忙跳下馬，
悄手悄腳做得鴉雀無聲，
把馬牽到壕溝里，
用大樹遮住了他的身影，
他屏着呼吸仔細觀看，
看准之後再作調停。
三個人走着越來越近，
有一個大高個他在頭前行，
頭上包着一條舊毛巾，
有一支卡賓槍揹在前胸，
後兩個有些看不準，
緊緊跟在大個身後邊行。
看樣子這是國民黨零星散
匪，

潰不成軍想要逃生。

邵文這時心中暗盤算，
敵人是漏網之魚驚鳥怕見
弓。

只三個人不能為他們把路
繞，
自己對付也能成。

想到此邵文對着他們放了一
槍，

三個人吓的嚇了登，
急忙爬在公路上，
恨不得把地鑽個大窟窿，
這一槍打得不要緊，
忽然間在後邊響起了一陣腳
步聲，

邵文站在樹後仔細看，
亂糟糟來了匪軍四十多名，
邵文他這時沒了主意，
不由心中暗打調停：
三個毛賊可以硬碰，
四十多人我是孤掌難鳴。
要想轉移目標已暴露，
不消滅敵人担架損失可不
輕。

強攻硬打不是好辦法，
進退兩難沒有主意可行。
這時他想起首長對他講的
話：

遇事沉着別發矇。
常言說人急就有智，
一條妙計上心中：
要學習解放軍獨胆英雄漢，
以少勝多建奇功，
他想到此處渾身是胆，
連打兩槍看動靜。
大高個戰兢兢地把話喊：
別打槍，你們是那個部分的
要說清。

邵文聞聲急忙闖出樹後，
虛張聲勢把話明：
我們是解放軍的六縱隊，
繳槍不殺能得生，
你們已經被團團圍住，
當機立斷生死都現成，
哪個如果想逃跑，
一槍一個來送終。

邵文这话真有效，
敌人都乖乖的爬在地流平。

（打枣调）

邵文这时把命令下，
大高个儿你过来把话听，
邵文猛上前把他的枪来缴，
大声逼问把话明：
誰是你們总带队，
你要对他說个清：
我們是四野六纵队，
来了先头部队整两营，
你們要敢动一动，
我命令开枪不留情。
大高个听罢臉吓得铁青色，
轉身对着敌群喊連声：
周連长呀！千万别动手，
人家是六纵队的两个营，
誰要是抗拒不听命令，
人家的枪子可不留情，
邵文趁热打铁又把话讲：
一个个过来缴枪别乱了营。
敌人順从地一个个过来把枪
缴，

最后过来人一名。

（锯大缸调）

这就是匪軍的周連长，
一嘴江西口音听不清。
邵文叫他把命令下，
集合队伍点点名，
匪連长低声下气說遵命，
他少气无力喊了两声，

喊了立正向右看，
敌人排了几十名。
邵文正要讲我軍优待政策，
来了护送担架的众民兵。
民兵們看了不解其中意，
忙把邵文問一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邵文对他們把话明，
他們繳械投了降，
查查他一共多少名。
民兵們聞听这句话，
惊讶不止喊了一声：
怎么就是你人一个？
邵文說：一个人缴枪也能
成。

敌人知道了上当，
互相瞞怨不住声：

（快武咳）

匪連长一旁低声罵，
对着大高个瞪起眼睛，
他媽的！依着我咱們先开
火，

受了这騙可不輕；
一个人唱了出空城計，
收拾了咱們这帮窩囊虫。
邵文說声你們不准吵，
俘虏們馬上个个无有声。
刹时間把武器人員清点好，
俘了敌人四十三名，
繳获步枪整十六，
輕重机枪整五挺，

(山东快书)

狐 狸 出 洞

王 占 喜

張家大嫂李翠娥，
在家里正做針綫活，
忽听着院里脚步响，
吓飞了小鸡惊跑了鵝。
李翠娥朝着窗外望了一眼，
进来个女人有四十多，
左手里拎着个綠紙包，
头上还插着花一朵，
嘴里头叨着杆大烟袋，
吧嚏吧嚏还抽着，
一边走着一边喊：

“大妹子哟，你在家干什么？”

(旁白)“誰？你听着啊……

……

这女人外号人称“花狐狸”，
是地主赵荣的小老婆。
翠娥心里犯核計，

一个擲彈筒来一門五〇炮，
还有刺刀背包暖水瓶。
这时白茫茫冷雾已消散，
初升的太阳紅通通，
众队员脸上挂着胜利微笑，

“她今几个为嘛到这合？”

李翠娥放下針綫忙下地：

“赵大嫂，快到屋里来坐坐。”

“花狐狸”聞听滿臉笑，
乐得嘴唇直哆嗦：

“大妹子，关上門咱是一家人，
这么客气用不着。”

“花狐狸”一屁股坐在炕沿上，

两只眼睛乱撒摸，

(白)“大兄弟沒在家？”

“又带着民兵看地去了。”

“哟，大兄弟真是好干部，
一天到晚忙工作，
民兵連的好連长，
風里雨里为大伙。

抓了俘虏把护送任务也完成。

邵文以少胜多創奇績，
可称是一位勇敢的好民兵。

吃不好，睡不穩，
时时刻刻挂着社，
大队里有这样的好干部，
保險誰也亏不着。”
李翠娥听着夸丈夫，
心里高兴嘴上個：
“他整天在外边穷抖擻。
家里的事情都推給我，
左邻右舍都夸他好，
可我看着他就来火。”
“喲，大妹子你可說錯了。
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籠也找不着。
女人家摊上这样的好丈夫，
真是命好福分多。”
“花狐狸”磕了磕烟袋鍋，
又順手摸起了針綫活：
“大妹子，您做的嘛？”
(白) 給俺小卫国縫一套海
軍服，
“嘖嘖嘖，您这手活計真够
說，
样子好，針脚密，
和裁坊做的差不多；
您上炕剪子下地镰，
推到那合是那合。
小卫国穿上这身海軍服。
小嘴会巴巴着更会說，
长大了一定象他爹，
保卫咱們的好生活。”
“花狐狸”嘴上挂着个蜜罐

子，
真把死人能說活，
李翠娥戴上高帽心高兴，
俩个越嘮越热火，
(白) “赵大嫂，你来有嘛
事？”
“喲，我光顾啦瓜了，还忘
咧……”
“花狐狸”伸手打开綠紙
包，
喲，那花花綠綠的是什么？
“大妹子，这是城里的高級
糖，
又解饞来又敗火，
你姪女托人捎来两包子，
这一包送来給小卫国。”
“你的好意俺領受，
把糖帶回去給大哥。”
“喲，礼少情重別嫌輕，
不收下老头子会罵我。”
“花狐狸”抬起屁股就往外
走：
“不早了，我要回家去燒
火。”
李翠娥赶忙送出来，
“花狐狸”走到院心又停住
了脚，
吞吞吐吐老半天：
“大妹子，有樁事情我不好
說。”
(白) 赵大嫂，嘛事惹的您

这么为难？您說吧，用
着我的我尽量帮忙。

“唉，大妹子，
說起来也是都怨我。
你大哥这几天不舒服，
哼哼呀呀的直吆喝，
茶不思来飯不想，
让青苞米饞的了不得，
逼的我实在沒有法，
我拐弯抹角溜到后山坡，
一穗苞米还没掰下来，
从地里窜出民兵鉄柱和大
鎖。

“嚙”了我一頓还不算，
听說还要开会批評我，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
叫俺这老臉往哪擱？
让大兄弟給俺讲讲情，
俺永远忘不了他的大恩德。”

“花狐狸”把来意讲一遍，
李翠娥心里好象开了鍋。

（白）俗話說，拿了人家
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
軟……罢了罢了！

“赵大嫂，这件事包在俺身
上，
俺給你一說保管妥。”

“花狐狸”千恩万謝回家
去，
李翠娥回到屋里把飯做。
李翠娥刚刚淘上米，

噶噶噶，从門外闖进来志賀
張大哥，

臉色鉄青鎖双眉，
气呼呼地喊老婆：

（白）飯好了沒有？拿飯
来！

李翠娥心里直納悶，
笑嘻嘻的把話說；
今几个干嘛象个閻王爺，
不願笑来也不願說，
干工作免不了有困难，
生气上火犯不着，
你先躺着消消气，
今晚上，我給你准备点好吃
喝。”

（白）“快点，我要去开
会。”

“开会？开什么会？”

“說起来真真气煞人，
“花狸狐”钻出洞来又作恶，
她背着麻袋偷苞米，
破坏生产她罪过多，
自己偷了还不算，
她还到处扇風又点火，
血口噴人把好人賴，
她說偷苞米的是貧农吳老
和，

吳老和是有名的大老实人，
“花狐狸”却說他家和苞米
地紧挨着，
他不偷，誰敢偷，

苞米丢了就得他負責！
大伙听了她这些话，
气得两眼直冒火！
都要求开个群众会，
揭穿花狐狸的鬼阴谋，
李翠娥听丈夫说到这里，
心里头好象一瓢凉水泼，
猛抬头看见了绿纸包，
硬着头皮把话说：
“掰几穗苞米算个啥，
又不是偷的咱自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别管的那么多……”
李翠娥的话还没说完，
张志贺气得嘴里冒白沫，
你睁着两眼说瞎话，
胡说八道气死我，
粮食是社员的汗珠子，
咱不能瞅着敌人破坏社；
你看了电影“李双双”，
说受的教育很深刻，
看你今天这态度，
还赶不上六岁的小卫国。”
夫妻二人正吵嘴，
忽听外面唱起歌，

（学小孩唱歌：社员都是
向阳花……）

李翠娥一見儿子回了家，
又亲又抱叫卫国，

（白）来，娘给你点好东西
吃，

她嘩啦啦打开了绿纸包，
乐得卫国笑咯咯，
张志贺見糖猛一楞，
压下火来問翠娥：

（白）那来的这么多高級
糖？

李翠娥把糖的来由讲一遍，
张志贺气的一拍大腿把话
说：

“黄鼠狼給鸡来拜年，
騙不了我民兵連长张志贺，
这包糖咱不能要，
里边有毒吃不得！
这毒別看不是毒药，
可它比毒药厉害的多，
现在你已经中了毒，
怪不得你刚才瞎胡说。”
小卫国，剝开一块剛要吃，
“昂！”被他爹打出一丈
多。

惹的卫国哇哇哭，
一旁气坏了李翠娥：

“人家誠心实意来送糖，
你大惊小怪瞎吵仗，
赵荣虽然是地主，
这几年改造的也差不多，
你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两句话不来就讲原則，
如今是人民坐天下，
他們还敢怎么着！”
李翠娥讲出这话不要紧，

張志賀又气又急真是沒法說：

“打人若是不犯法，
我真想揍你这个混老婆！
花糖紙蒙住了你的眼，
把階級立場扔到后脑壳，
‘花狐狸’耍的是鬼花招，
妄想把咱拉下河，
解放前，她多咱上門送过糖，

‘花狐狸’是怎样对待你李翠娥？

摸一摸你臉上那块疤，
想一想从前你咋生活？
丈夫提起臉上的疤，
李翠娥，一股酸水钻心窩，
那世道，牛鬼蛇神掌大权，
穷人的眼泪象长河，
三岁时，山东大旱不收成，
地主催租揭走了鍋，
沒奈何一家三口闖关东，
爹挑着破筐娘背着我，
一路上，大爷、大孀地磨破了嘴，
剩飯冷湯解飢渴，
不料想，母亲在路上得了病，
口吐鮮血命难活。
长城牆脚下嘆了气，
俺的爹，捶胸頓足把头碰破，

叫声天，北風如刀雪花飞，
問声地，黑茫茫好象坟一座，

俺爹他，把脚一躁說声走！
抱起俺跌跌盪盪到这合，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穷人到处受折磨，
受苦人只有一条路，
給地主当牛做馬扛大活。
記得俺十二岁那一年，
爹赶車給地主办年货，
土桥上翻車压断了腿，
痛的爹死去活来直吆喝，
花狐狸的公公赵天貴，
罵俺爸給他摔坏了車。
爹爹攥着俺的手：

“孩子呀，这刻骨的仇恨要
記心窩，

爹爹含恨把命喪，
孤零零撇下俺自个，
眼泪洗臉風梳头，
泥里水里把命活。
有一次，俺上山拣柴往家走，
肚飢口渴步难挪，
走到地主的地瓜地，
想扒个地瓜解解渴，
剛伸手還沒扒出来，
碰上了“花狐狸”这个瘋老婆，

上来就給了俺一巴掌，
撕了俺的头髮揪耳朵：